

玉带桥

(上)

梅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玉带桥

(上)

梅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带桥: 全3册/梅斌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215-8

I. ①玉…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8203 号

责任编辑 刘 宇 王永洪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0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43 插页 6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15-8

定 价 82.00 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汪洋恣肆，精彩飞扬

——梅斌著长篇小说《玉带桥》序

何启治

梅斌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玉带桥》是前后以十年之功完成的大作品，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可以说，这是一部又好看又耐看的作品，是一部厚重而坚实的作品，是思想解放的作品，又是很有价值的作品，既有审美艺术价值，又有思想认识价值，还有一定的文化学术价值的好作品。小说场景宏阔，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内涵丰富。作者设计了两条主要的叙事线索：一条是国内以“江南富婆”魏兰英及其同伙曹涤龙为代表的社会蛀虫，让北京的“三老四少”掺杂其中，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资财，甚至倒卖军火以饱私囊，为此不惜贪赃枉法，杀人越货，为非作歹，干尽种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勾当；二是国外的法郎索瓦家族的豪门恩怨，为夺取和掌控庞大的资财而展开一幕幕无情的厮杀，刀光剑影，惊心动魄。作者以这两条叙事线索为经，以吴梦阳、狄安娜、陆戎芳、杜小丽等人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的传奇人生为纬，通过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的描写，交织成光怪陆离、精彩生动的世态众生相，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当代人多层面的贪欲，并在横跨欧、亚、非和拉美等洲纵横几万里的人生舞台上，演绎了波澜壮阔、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或有人称之为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汪洋恣肆，精彩飞扬地展开了想象

的翅膀去编织故事；又以巨大的胆识和勇气，在政治社会的层面和性的领域，进行了值得肯定的突破传统禁区的探索。作者博学多才，又充满艺术的灵气，在许多貌似荒诞离奇实则精致逼真的细节描写中，使他塑造的一个个艺术形象鲜活灵动起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作者人文修养底蕴深厚，使小说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通过书中人物雅俗共赏、妙趣横生的议论，引古今中外人文知识于笔端，不啻是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让人在随着这议论而共鸣之余，细细品味而回味无穷。

最后，深藏不露的作者还是让他着墨多多的狄安娜死于雪崩，让他爱恨交加的吴梦阳孤身回到北京，清心寡欲，吃素逍遥。或在夕阳西下时，到往日约会的点将台，在两棵顶天立地的将军槐下，看晚霞满天，望月上东山。他全神贯注，旁若无人，气定神闲，逍遥自在。待思绪渐平，便将红白太极图的折扇收起，沉肩垂肘，意动身随，在月下打一套128式太极拳。在他的山间别墅，历经岁月的淘洗，所剩旧物无多，唯有一瓶彩色的贝壳，瓶口密封，曾经用清水养着，上写：“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每一片彩贝，好像都在讲述：西非，沙漠，海浪，沙滩，拾贝的男女，孤独的灵魂。……如今，水分挥发殆尽，彩贝长满白毛毛的水垢，鲜艳不再。吴梦阳不忍，买了瓶水垢清除液，连同长毛的彩贝，一起倒在白瓷笔洗中。原以为彩贝会重现往日的斑斓，却不料泡了半天，水垢和彩贝全都消融成水，一切归于无有，哪里还有彩贝？！

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我脑子里立刻想起《红楼梦》写贾宝玉告别尘世出家的场景：他披一袭猩红的斗篷踏雪而去。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不知《玉带桥》的作者和读者，会认同我这样的联想吗？

二

如上所说，在《玉带桥》中，是作者“汪洋恣肆，情彩飞扬地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去编织的人生故事”，是一个让人悲喜交加，也是一个让人读后难免陷入沉思的故事。

《玉带桥》所揭示的当代人的种种欲望，可以用“权、钱、情、色”四个字来概括。但细说起来，竟成了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成为一部感染人、启迪人、引人深思的小说。推敲起来，小说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应该和它所具有的如下特点大有关系。

首先，是小说具有宏阔的叙事结构，真实感强，时代感强。作者设计的两条叙事线索，特别是狄安娜这个人物的设计和塑造，使小说的笔触遍及几大洲，使小说的题材具有了国际性，也使小说揭示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样，作者就以他的生花妙笔和奇特的想象，把我们引领到奇幻幽深的黄山峡谷，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梵香缥缈的九华佛山，红尘滚滚的京华闹市，风情独异的西非海滩，神秘莫测的欧陆古堡，……让我们随着他的讲述，真实地领略了一番撒哈拉沙漠里恐怖的沙尘暴，大西堤岛上如诗如画的夕阳落照，巴黎塞纳河新桥之畔的风霜雨雪，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湖光山色，甚至领略体验了我驻非某国的使馆生活，酷热和性苦闷同时发酵，……真实感、时代感扑面而来。具有国际视野的讲述，使小说对时代生活有了更大的概括力和表现力。小说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自然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当然也就站住了。

第二，小说成功地写了众多人物。从知识分子到劳动人民，从黑社会到权贵阶层，三教九流以及外国洋人都写到了。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艺术形象，他们起伏跌宕的命运遭际和蕴含的社会内容、世态人情，让读者大饱眼福，享受了一次真正丰盛的艺术盛宴。小说以吴梦阳为核心，让形形色色的中外人物纷纷登场亮相，把他们个个写得元气饱满、栩栩如生，从而为我们展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其中，对形形色色中外“外交官”的刻画与描绘，是书中精彩的部分之一。对广大读者来说，揭开此类人物神秘的面纱，也显得新颖而富有吸引力。让我们看看那些道貌岸然、衣冠楚楚的外国使馆的官员吧。扯去他们身上的遮羞布，他们便在光天化日下原形毕露：诸如大胡子流氓参赞皮埃尔、“不倒翁随员”赖斯、签证处“肥猪”美克、号称“采花大盗”的某国驻华大使、色鬼淫棍马马杜（非洲外交官）、花心的欧洲商人约瑟夫、俄罗斯妓女喀秋莎和娜达莎等等，一个个无不寡廉鲜耻，卑鄙下流。还有在使馆区混的

一些国人败类，如终日混迹于外交公寓，专操皮肉生涯的风尘女子白茹、班雯，半吊子女翻译“秦大胆”，贩卖假护照的副处长萧诚，国际倒爷孟范之，丧失国格的某市副市长，假洋鬼子樊高，冒牌导演贾崇洋，“职业外交家”胡博士等，他们一个个只知觊觎事外，行事龌龊不堪，也都被作者形诸笔端，使其厚颜无耻的洋奴嘴脸暴露无遗。

第三，知识面广，信息量大，给读者灌输知识的营养，并带来阅读的快乐。堪称文学经典的小说，往往也具有深厚的知识学养的底蕴。《玉带桥》通过人物的活动、对话，还有作者直接的讲述，让读者领略精神世界的丰富和辽阔，感受在学海泛舟的自在和快乐。网上读者的叫好和对作者由衷的佩服，与此有直接的关系。阅读此书，确实有如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的舒爽和快活，又如在知识和信息的百花园中徜徉，大有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叹！从大处讲，《玉带桥》的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尤其是书法绘画）、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宗教、考古、语言、气象、经济、生物、医学、性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学问，如泉水喷涌而出，浸润读者的心田。从小处说，则如围棋、麻将、茶艺、烹饪、太极拳、文房四宝、香水品牌、品酒之道、熬（营养）粥方法等“旁门杂学”，讲起来也都是头头是道，趣味盎然。其中，涉及经济的，诸如金蝉脱壳盗卖倒卖国有资产，房地产商利用土地加贷款玩空手道，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明目张胆地走私军火等等，作者都可以娓娓道来，仿佛他并不亚于此中的行家里手。至于对古诗词的灵活运用，对古迹名胜和名画古刹在小说情节中的妙用，仿佛信手拈来，便浑然天成。我们甚至会觉得，作者如非这些行当的专家，则决难有如此功力。

第四，作品的语言生动流畅，准确到位。叙事如行云流水，幽默风趣；写景抒情，则诗情画意尽露笔端。至于人物语言，可谓因人、因不同场景、内容而异彩纷呈。对于不同的人物，大体上都能顾及其身份、素养上的差异，而在用语上有所区别。如小说人物大多为知识分子，其语言特点，便是典丽清雅，富有情趣，往往耐人寻味；而粗汉如王四，张嘴便是一派豪气；主人公吴梦阳的言谈举止，杜小丽等女子之浪漫情怀，体现在语言上则是亦庄亦谐，论艺谈禅，挥洒自如；而村姑杏花，其特有之口

头禅“我日你妈”，读来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觉正合其身份，更显其质朴可爱。难怪有网友说，此书有“曹雪芹的文笔，《儒林外史》的风格”。梅斌兄甚至发挥他的专业特长，在书中夹杂了一些法语文句，既幽默又有趣，成了本书又一语言特色，在国内小说中也罕见，而又显得新鲜。

第五，思想解放，勇闯禁区。

文学有没有禁区？圈内人心知肚明。越是封闭保守的社会，禁区也就越多。当然，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打开国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打破了许多传统陈旧的模式和规矩，自然也突破了不少禁区，包括政治思想上的，以及生活上的，心理上的等等。

那么，《玉带桥》触及了、突破了哪些禁区呢？

以我做了几十年文学编辑的经验来看，窃以为《玉带桥》的作者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所要突破的艺术禁区有三。

一曰，写首都北京的问题要慎重。“三老四少”和黑恶势力相勾结，倒卖国有资产，走私军火为非作歹恐怕不好写。我曾经建议作者是否可以改得模糊一点，比如改为“高干子弟”，也不要写他们那样明火执仗了。然而，自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决把肃贪反腐的斗争进行到底，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对涉及封疆大吏、中央要员的大案、要案，也要严查并依法处置以来，我的顾虑打消了，不再劝作者删改了。

二曰，写外交、洋人要慎重，最好不要碰，“外交无小事”嘛。其实，洋人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也有，甚至会更放纵一些。所以我想，我们只要守住两条，即不泄露国家外事机密，不违背国家的外交政策便可。何况，我们的梅斌兄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前后工作过十年，又在我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以及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馆、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和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单位工作，他又是个有心人，几十年留意观察，随手笔记（日记），不断收集资料，他设计了吴梦阳、狄安娜这样的人物，就是要写涉外的题材，怎么能在外事、洋人面前却步呢！又何况，这是写小说，绝不会，也不必按真人真事，来写某国大使馆的某位官员。也许，人家本来就不在乎你写了什么，

你何必还自缚自己的手脚呢！这样，便和梅斌兄取得共识：只要不泄露外事机密，不违背国家外交政策，又符合艺术真实的原则，你就放手写吧。于是，梅斌兄便向我们揭开了那些洋外交官的面纱，生动地描画了某些洋外交官的丑恶嘴脸，直至写到建筑质量上乘的外交公寓里，为什么会有老鼠、蟑螂。我在自己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看过像《玉带桥》这样真实而又精彩地写到中外外交机构生活和洋人各色情状的小说呢！

三曰，写性要慎重，要顾及国情，掌握分寸。此话表面上看并不错。但细细推究起来，却绝不是字面上说的那么简单。须知，“国情”已经有了太大的变化。就从婚恋这方面来说吧：“文革”以前，“未婚先孕”即便不算错误，也肯定是不光彩的事；如今则根本不算什么，去做人流或想办法生下来，全由当事人自己定。五十年代的大学生，谈恋爱是忌讳的，女生怀孕了，不开除也得作休学处理；如今，则不但可以堂而皇之地恋爱，甚至不以婚姻为目标的临时租屋同居，也不稀奇。至于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的再婚，过去不办结婚登记被视为“非法同居”；如今，则不登记结婚而在一起生活的“夫妻”，已相当普遍，大家都见怪不怪，理解了，宽容了。

“国情”已经大变，如何在小说中写性才叫“慎重”，才叫掌握好“分寸”，恐怕也就要与时俱进，不能用老眼光来看了。

写《玉带桥》的梅斌怎么看呢？

他借书中人物的口说：“自娱自乐，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天下文章，可自娱自乐者，又有几人。”一部长篇巨制，当然不可能不写男女之事。作者感叹：“人老矣，大体看穿了，反倒百无禁忌，小儿女之事，如看婴儿沐浴，已然无所谓了。老夫聊发少年狂，人生诸事，只剩下可爱可惜可喜可叹而已。”梅斌在谈到古典文学对其创作《玉带桥》的影响时又说：“若说影响，岂止一部《红楼梦》。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最大的特点，便是可以把玩，说文雅点，就是可以慢慢地品味。我经常碰到外国人或汉学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说，中国现代无文学，就是说，没有什么可读的。此言未免偏颇，但是细细一想，真正可以反复阅读细心把玩的现代名著，不说没有，也确实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五大名著就像五

座大山，矗立在那里，请问有哪一部书可以与之并列？其主要败因，是人们的心过于浮躁。”

好了，这就是梅斌的艺术追求，他创作《常心斋笔记·与洋人漫舞》之《玉带桥》的初衷。总之，他要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了。然而，作者可以视男女之事，“如看婴儿沐浴”，说说可以，如何形诸笔端，却大有讲究；反浮躁小说的潮流，“必须矫枉过正”，但如何“矫枉”，怎么“过正”才合适呢？不是还有“过犹不及”的话吗？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三

梅斌坦承写作中“有个难点，古往今来的写书人都没有解决。就是一个男人跟几个乃至一群女人周旋，叫风雅，一个女人跟几个乃至一群男人周旋，就要扫黄了。于是，写书人大多因循曹雪芹的旧路。参见本书第52章，借狄安娜的口说：“红学家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红楼梦》为什么是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而不是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杜小丽不假思索说：“《红楼梦》之所以是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料想是曹雪芹成年之后，穷困潦倒，家徒四壁，现实生活中没有女人理他。曹雪芹写的是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读者应当反过来读，实际上是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是男人围着女人转的翻版。不然，怎么会说，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大体都在步曹雪芹的后尘，平时没有碰到过女人勾男人，就梦想虚幻的世界是这样。大同小异，都如此演绎。所以男人写小说，总是女人勾男人。俗话说，缺什么，梦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越是吃不到，越是想吃，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潜意识里的愿望，就是渴望中的理想世界。自古以来，穷书生都喜欢编派才子佳人的故事，幻想在睡梦中与美女厮混。《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自荐枕席，投怀送抱，就是文人酸梦的典型。本来，现实生活中，只有男人扑女人，哪有女人追男人？女人像只骚母狗，朝男人身上扑，不是妓女拉嫖客，就是文人做骚梦。自得其乐，自我陶醉，觉得在梦里骚一回，比什么都舒服。其实，只不过把人人内心想看的、想说

的、想干的，形象地写出来，画出来，拍出来罢了。”

从上引文字，我们可以大体知道梅斌创作《玉带桥》的基本态度了。由此出发，他编织演绎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并在全书行将结束时，借吴梦阳在飞机上的冥想，回顾了他所遇、所思、所爱、所交的九个女子：

吴梦阳……所遇几个奇女子，个个十分了得，都对他有救命之恩，此时亦如云中美人，撩云拨雾，朝他走来。记忆的碎片中，狄安娜，邂逅黄山大峡谷，耳畔竟响起撒哈拉的枪炮声；路易丝（珊珊），口对口传授法语，自创梦幻式强化训练；陆戎芳，简而言之，肉体的救赎；杜小丽，简而言之，灵魂的救赎；莫尼卡：热心的黑女人，曾通风报信，化消刺杀险情；林琥：侠骨柔肠，踏雪野狼谷，便结下不解之缘；杏花：江南山洪暴发，误入书院石洞，引发其画风大变；莲花：娲皇宫遇摩崖石刻，燕子矶现欢喜精神，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山水一戒衣”；杜小芳：村姑画魂，琴棋书画诗酒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活脱脱一个莲花，性情上却比莲花还要清寡淡泊。

从以上作者开列的九人名单中不难看出：她们有三人是“洋妞”，其余为国人；她们身份各异，有外交官，有画家，有军人，有村姑等等；她们性格不同，有的热烈如火，有的柔情似水，有的外刚内柔，有的外冷内热。总之，她们国籍不同，肤色有别，性格各异，身份悬殊，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吴梦阳这个才子加情种一往情深，爱得死去活来，甘愿为他舍身舍财甚至舍命。

要把这上百个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过程写得合情合理，要把她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国家），不同环境中的情爱和性爱充分表现出来，作者在设计、铺排、描绘中所下的功夫不难想见。前已说过，作者视男女之事“如看婴儿沐浴”，为反浮躁小说的潮流，是主张“矫枉必须过正”的，所以把吴梦阳和上列女子的性爱描写得火辣辣、活生生、赤裸裸，把人的本性中这种对异性的追求与渴望，抒发得酣畅淋漓。

梅斌学的专业是法语，但也学绘画，且功力不凡。他从初中起即痴

迷于中国古典文学，熟读古诗词和中外文学名著，他见多识广，思想开放，所以并不拘泥于文学的什么主义。现在从《玉带桥》看来，基本的创作手法可以说还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又爱制造一些神秘色彩，制造一些神奇的小道具，如竹蜻蜓、八音盒、魔裤、绿色六瓣梅花戒指等等，神奇怪诞，魔力十足。这就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了。当然，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色彩也随处可见。写男欢女爱更是无奇不有，花样百出。我看到吴梦阳和狄安娜在洞窟中先作画，后做爱，中间忍不住在床边撒了两泡尿，尿把未完稿画作潮湿了，竟成了所谓《二水归一图》。我忍俊不禁之后，立即在书旁批曰：“欢爱男女，在床边撒了两泡尿，竟成就了‘名画’《二水归一图》。古今小说，莫此为甚！”可到了后来，又看到吴梦阳和杜小丽在一起，男女画家用他们的光屁股，又完成了大幅的所谓《蟠桃图》，就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个小例子固然说明作者对所谓“先锋派”、“未来派”这一类画家的讽刺有多么辛辣，同时也说明他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拘一格的。

那么，梅斌的创作方法除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不是还有魔幻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恐怕都有吧。总之，在我看来，梅斌见闻之广，学问之深，思想之解放，表达之勇气，都是空前的，令人佩服。

那么，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作者对性禁区的突破呢？

首先，我认为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一切生命的原动力。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也说“食、色性也”，他老人家是承认口腹之欲和男女之欲在人性中都是基本的、十分重要的。小说要写人，写人的命运，怎么能回避写性呢？！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关键是，应对人物性格刻画有利，应为情节发展所需要，还应对表现人物的文明层次有用。从这几方面来看，我觉得梅斌在《玉带桥》关于性事的描写中总体上都是做到了的。小说中写性写得最多的，是吴梦阳和狄安娜，那是因为狄安娜有吉卜赛人的血统。狄安娜和杏花表现在性爱上的不同文明层次，用心看小说的人也是一目了然的。

其次，就国情而言，要承认国人对小说中的性描写的理解和宽容程

度是有变化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读者会越理解，会更宽容。

还是让我举一些自己亲历和见闻中知道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吧。

“文革”前，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颇认真地在业余通读了高尔基讲述十月革命前四十年俄罗斯社会生活故事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1版）。看到其中竟然有描述俄罗斯年轻人群交、乱交的故事情节，十分惊讶：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笔下怎么也会有这样的文字呀？！我便去请教俄苏文学翻译家、我的老乡伍孟昌（译著有：《高尔基文学散论》《巴黎的陷落》等）。孟昌表情淡定地说：“那时俄罗斯年轻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对人生绝望呵，颓废呵。高尔基写得很真实呀！你何必大惊小怪呢？”我心里一亮：原来是这样！于是不再唠叨。

1985年7月，文化部举办在内部放映的法国电影周。7月1日，在北京展览馆放映《火之战》。讲的是原始人类争夺火种和在性爱上演变的故事。一个氏族战败了，其中三个年轻战士护送着仅有的火种，逃到另一个氏族，被接纳了。这个氏族因近亲繁殖而衰退，当然把新来的年轻战士当作宝贝。但新来的年轻人并不乐意成为“人种”，他最终选择了他的爱。最后的镜头是：他和自己喜欢的姑娘在夕阳下紧靠在一起，坐在平坦的大地上谈恋爱了，做感情的交流了。电影上，所有演员只披着一片兽皮、树叶，几乎是全裸。也不用翻译，因为原始人没有现代的语言，只会呼喊，叫唤，像动物一样。他们也做爱，也和动物相仿，却一点也没有色情的感觉。我真的很感谢这部法国电影，因为它艺术地、形象地告诉我，从性的角度来说，人类，原始人类是如何由动物向真正的人、文明的人进化的。

然而，不久就听说，第二轮放映的时候，《火之战》被取消了，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为此还作了检讨。我相信，如果是现在，荒煤同志是不用检讨的。

也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不久被禁，该社总编辑朱正下台（肯定也作了检讨吧）。

后来，我看到朱正兄的一篇文章，讽刺中也难免表达了一点委屈——因为此书后来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略有删节？），却没有事。

1992年，贾平凹的《废都》出版了。关于性描写，还故意学《金瓶梅》的删节本，凡写到性都加上一些空白的框框，还注明此处删去若干个字。一时很轰动，但不久就被禁了。可到了新世纪，此书又由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我没有买来看，不知原先那些注明此处删去多少字的造假行为是否还依然存在。我还想，《废都》的性描写固然有的地方写得有点脏，有点丑，但世界文学名著都是有缺点的，何必一有什么问题就禁呢！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1993年6月，陈忠实的《白鹿原》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也引起轰动，满地摊的盗版书，禁而不绝。但当初，《白鹿原》的性描写，田小娥这个人物，也曾引起过不少的批评和非议。直到1997年底，它经过一定的妥协（修订）终于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已经几乎听不到对《白鹿原》性描写的批评了。而且，至今一般读者还是要买1993年的《白鹿原》原版，虽然作者在性描写方面只作了少量的删改，人们对《白鹿原》的修订本还是没多大兴趣。

我曾经问过梅斌，你在《玉带桥》中写了那么多的、千奇百怪的性，除了想象，还有什么来源吗？他说，有呀，我在洋人圈里混了几十年，见闻太多了，都记了日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也太大了。我写站街女这种人，在我住的北京亮马河附近（三里屯使馆区）都亲见过。另外，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也提供了不少材料，人家在性学方面的态度比我们开放得多。此外，他还说，有两部美国性学方面的专著也可资参考，一为上世纪70—80年代海蒂的《性学报告》，分男人篇、女人篇、情爱篇三大部，1987年，海蒂被《世界年鉴》评选为25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二为上世纪40—50年代金赛的《性学报告》，比海蒂的还要早。这两部书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的解放，都有中文译本，先后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呵，我明白了，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当

然也更不会有梅斌的《玉带桥》。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和我一样喜欢《玉带桥》；但是，不喜欢也不要紧，那就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吧。

在《玉带桥》即将付梓的时候，谨向梅斌兄表示由衷地祝贺；并希望有更多的读者理解它，接受它，欣赏它。

是为序。

2013年5月19日子夜12时草于海南三亚旅次

2013年6月16日晨改定于北京东中街寓所

第一章

此书男一叫吴梦阳，身躯魁梧，相貌堂堂，五官端正，天庭饱满，眉梢浓长，嘴唇厚润，一脸的福相，是典型的富含母系遗传的中国男人，虽然算不上猛男，至少算得上俊男，或者介于猛男与俊男之间，是那种男人见了不讨厌、女人见了就动心的男人。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他那一双眼睛，神目如电，仿佛有透视功能，像玉帝外甥、镇守灌江口的二郎神。他的家就在黄山一带，离屯溪不远。别人到了黄山，就大呼小叫，以为入了佛国，成了神仙，吴梦阳则不然。他自小就喝这里的泉水长大，对山里山外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倒觉得这些人脑子都有点问题。到了上大学时代，他考入黄麓师范，是所大专，学的是美术专业。

一天，他跟着大伙儿到野外写生。他的行头很简单，随身带着个小马扎，随时随地坐下，慢慢地画，画多久也不累。身上背的画板是自制的。书包里揣了两个菜饭团。一顶破草帽挂在背上，到了野外，戴上遮太阳，像个土里土气的农民。一个铁质的军用水壶，吊在屁股后面，晃来晃去，又像个摸爬滚打的军人。大伙儿都去热闹的去处，画杏花峰、翠微峰、天都峰、飞龙瀑、九龙瀑、光明顶、玉屏楼。吴梦阳则不然，他瞅了个空，一猫腰，不见了踪影。他的性子也怪，专捡别人不去的幽静所在，安安安心心地写生。但凡别人争相去的胜景，他一概不去，他画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山花野林、荒径枯崖。他天生不爱热闹的去处，喜欢找个清静的地方，独自一人，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累了，放下画笔，在山石上打坐片刻，气定神闲了，慢慢立起，款款地打一套太极拳。饿了，从书包里掏出饭团，捧在手里，狼吞虎咽啃两口。渴了，从屁股后面摸出水壶，咕嘟咕嘟喝两口。

他的恩师是个老学究，言必称阴阳，在拳论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吴

梦阳跟他学的是128式太极拳，可不是纸架子，他学的是太极拳的精髓。常在山林湖畔，如闲云野鹤，便渐渐生出几分仙风道骨。他练了拳，吃了饭，喝了水，回到画板跟前，不紧不慢地将壶盖拧上。就在这个当儿，他仿佛听见附近的草丛里有些响动，“嘘嘘”的，像游蛇过草。心中暗暗吃惊，回过身，抬起头，朝山崖那边张了张，只见一棵黄山松下，草棵子里，猫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他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画久了，眼睛发花。定睛一看，没错，就是一位少女，“嘘嘘”的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随着声响，从山崖的缝隙间，喷泻出一股温泉，因为高高在上，随风飘飘洒洒，变成蒙蒙细雨。在阳光的折射下，抛洒的水雾闪闪发光，仿佛变成七色彩虹，从天而降，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没这么巧，这小股温泉不偏不倚，溅落到吴梦阳的脸上、身上、画板上。

峡谷的对面有桥有水有雾，这一端本无温泉，吴梦阳是知道的，今日之事也奇了，小股温泉竟如此浩荡，流不完了。吴梦阳摸了一把脸，觉得有些微异味，待要扭过头去，两只眼睛却像被鱼钩勾住一般，回不去了。只见那位少女已斜过身来，没料想望见他，愣了一下，随即抛了个甜美诡魅的笑。吴梦阳顿时两睛发直，感到气都透不过来。这太可怕了，倒不是那个诡魅的笑，足以勾魂摄魄，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位少女头发金黄，皮肤纯白透亮，微微泛着麦红色，一眼望去便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很阳光的西洋女子。这怎么可能？黄山大峡谷这一带多少年来，也没见过一个洋人，怎么一下子，就从石头缝里，钻出一个西洋的天仙呢？他立在山石上，手握画笔，凝神注目，要牢牢捕捉这个画面，不想，那女子一晃不见了。温泉来何疾，去何疾，吴梦阳一时间竟然傻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呆望，那女子却顺下山崖，走了过来，伸出手掌，在他的眼前左右晃了晃，用汉语问他：“你没事吧？”他这才打了一个冷战，摇摇头说：“没事没事。”不想那女子突然像被蛇咬了一口，大叫一声：“哇！你是活人啦？我还以为是个稻草人呢！”吴梦阳差点儿被她这一声惊叫吓趴了，显然有点不耐烦说：“你才是稻草人呢！你一个洋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可没有人呵。”西洋女子定了定神，断定他确实是个活人，既不是妖怪，也不是神仙，这才粲然一笑说：“怎